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六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盡乙巳宋明帝泰始元年魏文成帝和平凡十五年

辛卯

宋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魏師還正月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

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如此必走明日果掠民居焚廬舍而去

宋主殺其弟義康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

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

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凶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

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魏復取碻礫宋主乃遣中書舍人嚴龍就殺之

夏王義恭以碻礫不可守召王玄謨魏主攻盱眙宋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礫

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六 惠

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

及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
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
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
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
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
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
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氏羌設使丁零死
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氏羌死滅關中
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
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
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
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
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
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
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符堅
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
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

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
上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
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
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
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鈎車鈎城樓城內繫以彊
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繼桶懸卒出截
其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
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
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二旬不拔會魏
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
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
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
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
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
魏師過彭城宋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
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
得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敕義恭悉力
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
先已聞之盡殺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南兖徐兖
所驅者而去

道平書卷之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唐

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起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入保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饑饉日久方春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籤董元嗣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異同及聞元嗣之言則歡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請命孝孫彈之義恭乃止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魏以盧

度世為中書侍郎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罷家吏囚罷子掠

治之罷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河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罷妹以報德夏四月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殺魏戍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于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宋以何尚之為

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二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

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
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
利誇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
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
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
之禍前監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
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東宮雋又不少
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
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
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
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
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搆其罪魏主
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
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為高陽王
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濬為高陽王
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秋宋青冀
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坐退敗也宋主問沈
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
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
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
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
始親政事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
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
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
元嘉二十九年魏高
宗文成帝廢興安元年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

君燾而立南安王余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
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
正薛攄等秘不發喪延正以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
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
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正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
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夏五月宋人侵**
大司馬大將軍翰余皆世祖之子也
魏主聞魏世祖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
魏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

不從五月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碭礮魯爽魯秀程
 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
 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
 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險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
 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有急速今
 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
 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
 因資為易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
 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
 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
 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又使侍郎徐爰隨軍向碭
 礮銜中旨授諸將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方略臨時宣示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
 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古隱士
 有迹無名者為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
真隱傳以嗤之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
 誅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

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
 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
 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
 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
 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
 隊主宋主讓之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
 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
 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與通恐事泄白劭密
 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
 與死我其危哉乃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
 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
 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濬
 劭濬惶懼陳謝宋主 **秋八月宋攻碭礮不克而退雍**
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諸軍攻碭礮累旬不拔八月魏
 張永夜徹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
 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時青徐不
 稔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魯爽至長社魏
 戍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

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子也魏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魯爽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碣磔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拾寅立命于宋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眾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而秘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復還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定謀共立濬麗侯之子也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

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宋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魏殺其氏為保太后外都大官古弼張黎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弼為司官坐有怨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羣臣多請復之乃詔州郡縣各聽建佛魏以周怛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為司空怛尋坐事賜死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愆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願以臣爵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邪乃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班賜

羣臣使源賀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來賓府庫不可
虛固與之乃取戎馬一疋魏主之立也高允預其謀
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扭坐事賜死時
魏法深峻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
者宜免死魏行玄始曆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
沒官從之人以爲密是

巴癸

魏元嘉三十年

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爲荊州刺史

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爲荊州宋主許之濬還
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
既除荊州乃聽入朝宋遣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二月

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

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爲司空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

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
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

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
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
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宋主所
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女也湛勸立
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
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
略小不忍不爾但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
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
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慙慙三思且彭城
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
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
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
直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
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
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
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初宋主以宗室疆
盛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
萬人劭性黠而剛猛宋主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
將士或親行酒僧綽密以聞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
爲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

率袁叔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在明且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眇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命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為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

戰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濟時在酉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宮中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濟不聽俄而劭馳召濟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濟入見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師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魏尊保太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后為皇太后○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

魏尊保太

檢文帝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僧綽謀反殺之

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劭密與沈

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

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主簿

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

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眾駿令竣拜謝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

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竣延之子也駿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

元景宗慤朱脩之皆為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

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充冀刺史蕭思話將軍垣護之皆帥所領赴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辭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若有寇難吾自當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眾繼之駿發尋陽

沈慶之總中軍以從檄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至於延之

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劭疑舊臣
 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
 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
 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
 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
 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
 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
 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
 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
 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
 軍事元景宗懇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
 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
 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
 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
 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太尉司馬龐
 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鵲頭
 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豈
 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
 郡苟在有心想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然可躬帥
 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

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駿初
 發潯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
 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
 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
 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
 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潯陽有疾不
 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疾
 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
 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
 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
 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理順難恃同惡相
 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
 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
 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
 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
 疆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
 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謀以乘之劭眾大潰劭更帥餘
 眾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劭僅以身免魯秀
 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
 遂即位于新亭初劭奔太祖諡曰景廟號中宗至是

改謚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
 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五月城質以雍州兵至
 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將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
 先是宋主遣將軍顏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
 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
 陵為之後繼劭遣兵拒之大敗劭綠淮樹柵自守男
 丁既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
 驛漢即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
 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
 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
 殺剗腸割心諸將斃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
 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
 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
 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
 下濟帥左右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曰南中郎今何所
 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無晚乎義恭
 曰殊當恨晚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
 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汙渚劭所居齋嚴道育
 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
 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為大尉謚忠憲公徐湛之

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
 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上天與益州刺史
 謚壯侯與淑等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初劭以尚
 四家長給廩祿之為司空子偃為侍中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
 黃閣宋主以尚之偃素有名譽自居劭朝用智將迎
 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宋以柳元景為
 護軍將軍初宋主之討西陽蠻也賊質使柳元景將
 潛使元景西還元景即以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
 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
 以此恨之及宋主即位以舉為江州元景為雍州質
 慮元景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
 宋主重違其言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荆湘

刺史 ○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
 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

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
 其緩處歷下四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

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辯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不應疆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

則遭毀者宜擢譽黨悉庸則得譽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在此詔不莊弘微之子也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鏐鏐素負才能常於是乎衰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鏐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使人宋廣州反討平之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簡誑其眾曰臺軍是賊劭所遣眾信之為之固守琬先至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

甲午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 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 元嘉元年魏興光元年

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民不盜
鑄及是鑄孝建四銖形制薄小輪郭不成於是盜鑄
者衆雜以鉛錫剪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
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尋詔錢薄小無輪
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
鑄錢郡縣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
雜偽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
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輕重定於漢
世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爲生故
也今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
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瞻大錢已竭數歲之間
悉爲塵土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
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瞻之道莫此爲貴
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議以爲恣行新
細無解官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
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
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貧
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宋立子子業爲太子
子將置東宮省率更令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
餘各減舊員之半

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

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荆
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
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
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
同一不遵承質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
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容
稟擅用溢口米臺符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
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蔡超竺超
民等咸有富貴之望勸從其計義宣以豫州刺史魯
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兗州刺史
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
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遺寶
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
欲誅君側之惡爽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
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
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召司州刺史
魯秀欲使爲後繼秀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
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

威震遠近宋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三月義宣移檄州郡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其使遣軍襲江陵義宣帥眾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惛與竺超民留鎮江陵義宣知脩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奔壽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由是駭懼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至蕪湖質曰今以萬人取南州

則梁山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謨之密言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會西南風急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又遣兵趣南浦垣護之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魯秀攻之不克王玄謨使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欲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又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顏樂之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謨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謨之質等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于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且盡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州兵尚餘萬人秀超民等

猶欲取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憤沮無復神守宋置
且日超民收送刺姦秀欲北走不能去赴水死
東揚州郢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
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疆大
乃以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
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
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
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既有
見城浦大容舸於事為便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
尚之請復合二州不許宋省錄尚書事官宋主惡宗室
恭知其指宋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荆
故請省之刺史朱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
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遁去
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
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
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其秋七月
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原之

朔日食

宋乙未

宋孝建二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
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
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

渾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
渾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宋

郊廟初設備樂○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侯江夏王義恭等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
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
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為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
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宋

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

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
而為宋堅守無貳心雍州刺史王玄謨請以頭為西

秦刺史安輯其眾俟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其不稱
卽以授頭必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若葭蘆不守漢
川亦不可
立矣不從

丙申

宋孝建三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爲后后遼西公
魏太安二年

朗坐事誅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爲太子魏主立子弘
后没入宮

三年矣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宋以宗愨爲豫州刺
所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
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親

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愨爲豫州吳喜爲
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

血乃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太傅義
止

主之子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而宋主以子尚
爲刺史時熒惑守南斗宋主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

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八月魏擊
宜應之以德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

伊吾克之○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宰○十
一月魏以源賀爲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

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
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

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
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

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
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

不免誣謗不及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宋主欲
賀者可無慎哉

二州并鎮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
破澤北虜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

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魏定州刺史許
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

宗之有罪誅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謫朝政魏主
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

宗之有罪誅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謫朝政魏主
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

宗之有罪誅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謫朝政魏主
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

宗之有罪誅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謫朝政魏主
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

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宋金紫光

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

祿大夫顏延之卒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

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

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

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

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

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抱竣登車載之郡

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

魏大明元年春正月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魏太安三年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宋主遣

魏侵宋入兖州薛安都沈法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

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荆榛中

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請回軍討之任榛逃散無功

而還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

得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

矣有司以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宋主自

聞乃免之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宋主自

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

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踈之乃求出外以占其

意宋主從之秋七月宋拜雍州為一郡雍州所統多

峻始大懼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

皆土斷乃詔并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

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宋主畏忌之不欲誅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戊戌

大明二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闕

及議國政故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賦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

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

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

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

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燕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編

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

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

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

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
 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
 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覲之
 管仲所以致勸於鮑叔也
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
 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
 世名士孔顛王彧為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
 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
 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廓之子也裴子野曰官人之難
 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
 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
 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眾故能官得
 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
 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
 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
 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
 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人哉
 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南彭城民高闡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與殿中將軍
 苗允等謀作亂立闡為帝事覺伏誅於是詔沙汰沙
 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非戒行精苦並
秋八月宋殺
 使還俗而諸尼出入宮掖竟不得行

其中書令王僧達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
 主初立擢為僕射自負才地一

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下遷再被彈削僧達取怨所上
 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宋主已積憤路太后
 兄子嘗請僧達升其榻僧達令昇棄之太后大怒固
 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高闡反宋主因誣僧達與闡
 通謀賜死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
 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
 說去板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
 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
 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
 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
 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
 辨矣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
 何取世族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塗
 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

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冬十月魏主伐柔然刻石

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

紀功而還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

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度大漠

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數千洛降于

魏魏主刻石魏侵宋清口宋青冀刺史顏師伯連戰

破之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

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顏師伯遣中

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宋主又遣司空

參軍卜天生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

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助

封敕文寇青州師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

伯與戰幾獲之

書舍人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

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

人是歲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

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

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

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

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

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顧覲之

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

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

巳亥

宋大明三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

討之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

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

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有

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

無者其唯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

付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兗州刺史垣朗與戴

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

斬成擊朗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

且

至歐陽誕遣人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還
數以罪惡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
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斬其
使誕遂滅曠家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
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
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
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先
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
慤也誕見眾軍大集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眾
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眾以劉琨之為
參軍琨之導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
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
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
我授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
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竣遭喪
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請命宋主
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請命宋主
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收付廷尉折秋七月宋
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

克廣陵劉誕伏誅

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
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

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及誕兵屢
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
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
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
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
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范義為誕左司馬或
勸其行義曰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康
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克之誕走追及
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救左右
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卿何獨不呼
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
歲宋主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
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
殺三千餘口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
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與宗與范義素善收斂
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對曰陛
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慚色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九

月宋築上林苑○宋徙郊壇造五路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至是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廢帝即位以郊壇舊地為吉復還故處

庚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太后觀禮○夏六月魏伐吐谷渾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

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遣陽平王魏復置史官

新城等督諸軍以擊之虜獲甚衆魏復置史官

之誅史官遂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朗言事廢至是復置

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朗言事

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朗言事

水領宋以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職

宋主嘗與之擣蒲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職

得廬宋主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廬是日一輪百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職

萬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為高昌王高昌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辛大明五年春正月雪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

魏和平二年春正月雪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

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

遜色曲意祇奉由是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夏宋立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

明堂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所殺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之府事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左右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事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殺典籤楊慶徵集兵眾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建牙馳檄博士荀詵諫殺之休茂出城行營參軍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暢之等帥眾閉門拒之休茂馳還攻城克之參軍尹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同黨伏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誅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雍州刺史海陵王休

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襄陽平
太宰義恭希旨復請我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
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宋主畋遊無度嘗出
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
須墨敕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郵君章邪對曰臣聞王
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
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
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秋九月朔日食○宋司空沈
慶之罷就第
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
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
人遇之者不知其三公也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
為南徐州刺史
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
事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
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
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
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
子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
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

寅壬

戶四匹○宋禁士族雜婚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
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
湖山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宋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宋策孝
魏和

秀于中堂
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
則形全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
惡其諒投
二月宋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

懷文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
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
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彘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
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
淵未及言宋主注駑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每
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
好戲朝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
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
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三子澹淵冲行哭
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

下速正其罪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宋主以殷氏卒

宋主竟殺之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宋主以殷氏卒

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秋九

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

為教反經蔽道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者臘而

直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處從之

及廢帝即位宋祖沖之請更造新曆不報史祖沖之上

言何承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為舊法冬

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冬至日度歲

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

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日辰

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

五星名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

宋主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

宋大明七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宋主每因

魏和乎四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宋主每因

羣臣自相嘲詆智淵素恬雅漸不會言嘗使智淵以

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

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

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謚曰懷宋

主以為不盡美銜之他日至如墓指石柱謂智淵曰

淵曰此上不吝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夏宋

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

應重辟先上須報違者以殺人論刺史守宰動民興

軍皆須手詔施行唯外警內姦變起倉猝者不從此

例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

謬為老僮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齷其餘短

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

劉德願為豫州刺史

宋主數與羣臣至殷貴妃墓謂

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六月宋以

德願擗踊號慟涕泗交宋主為人機警

流宋主甚恠故有是命宋大修宮室

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

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

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

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

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顥因盛稱高祖儉素之

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顥淑之兄子也

十月宋主校獵姑孰魏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如宋

其長者禮之有加十一月宋主習水軍于梁山

奉使三返宋主以宋主

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

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

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至

是殂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

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

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

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

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威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

之禍其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死子受羅部真可汗

予成立改元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

徐州刺史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

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

者取刀來剖我腹

冬宋饑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

錢餓死者計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

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宋主子業景和元年太宗明春宋鑄二銖錢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商貨不行更鑄二銖錢形式轉細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

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魏車騎大將軍乙

渾殺司徒陸麗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

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

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茲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

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

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麗數

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六月魏開酒禁○秋七月魏

自為太尉錄尚書事乙渾為丞相位居諸八月宋主殺

乙渾自為丞相魏乙渾為丞相位居諸八月宋主殺

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

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

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

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廢天子且官居深

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

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初世祖多

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

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皆聲樂酬飲不捨晝夜及法興

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

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

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

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

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

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

道守居文堂

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顥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左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長於附會飾以典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逆子業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主尤淫恣子業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驢鼻如何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謝莊為殷淑儀誄曰贊軌堯門子業以莊用鉤弋夫人事欲殺之或為之

言得繫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尚方 昶反是歲尤甚子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渡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 宋以袁顥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顥始為子業所寵任俄求出以為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顥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唯願生出虎口耳天道遼遠何必皆驗時臨海王子顥為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項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顥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為八州行事顥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彘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

志不亦善乎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顯與之款狎
過常顯與琬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與宗尋復
為吏部 **宋聽民私鑄錢** 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
尚書 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以
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

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 靈符所至有政績以
子業遣使鞭 **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

殺并其二子 **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
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
廢子業立晉安王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

子勛事泄見殺 **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
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與
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

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與宗往說
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可復望
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所瞻賴者亦在公一

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
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
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

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無成與宗曰當今懷謀思
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

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
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門徒義附並三吳
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

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以配衣麾下使攸之帥以前
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
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

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
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
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

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
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

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
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

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
怖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

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僕蒙眷異常故敢
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

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無成與宗曰當今懷謀思
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

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
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門徒義附並三吳

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鄉人今入東討賊大有
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以配衣麾下使攸之帥以前

驅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
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

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
免附從之禍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
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
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青
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屯白下
亦說慶之因此衆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
終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

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時年八十詐言病薨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流涕諫子業以刑殺過差子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道路訛言云已見誅蔡興宗謂其典義包瀆榮曰領軍殊當憂懼瀆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與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瀆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耳將軍劉道隆專典禁兵與宗嘗與俱從夜出謂曰劉君比日思一開寫道隆解其意搯與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其諸父湘東王或等於殿內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

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以或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祜為賊王東海王緯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或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或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檐付大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矇妾生子

名曰皇子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為之大赦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州錄送長史張悅至盈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共掌內外眾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頓大雷移檄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

遠近敬淵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

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切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俾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佑並從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力前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莊之囚子業猶橫尸太醫閣口蔡興宗謂僕射

王或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麤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或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或之妹也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子業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皆伏誅攸之復入直閣王或避主諱以字行

宋罷二銖錢禁鵝眼緹環錢 ○宋雍郢荊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江州佐吏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皆駭愕琬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即與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矯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或矯害明茂篡竊大寶琬孤同氣猶有

趙不居荀堂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
子勛初檄欲共攻子業聞其已殞即解甲下標既而
聞江雍猶治兵行事苟卜之大懼即遣參軍鄭景玄
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
王子瑱都水使者孔璩說會稽行事孔覲
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六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七

起丙午宋明帝泰始三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凡
盡癸亥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泰和七年凡
十八年

丙午 宋泰始二年 魏顯祖 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梁

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

皆應之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

太守將兵屯虎檻玄謨前鋒十軍繼至每夜各立姓

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

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

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

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顓
為僕射沈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
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虬吳郡太守
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

袁標皆舉兵應之宋主以庾業代延熙業至反與之
合使孔瓌慰勞會稽瓌至反說使附尋陽益州刺史
蕭惠開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
其次當璧亦無不可但景和本世祖之嗣不任杜襲
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
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怡山陽太守程天祚皆
附於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
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宋主謀於羣
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
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主崩立
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
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
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
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
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
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
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
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
厚撫其家以招之使垣榮祖說薛安都安都曰我不

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
下雷同正速死耳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
宋兗

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
宋主遣兗州刺史殷孝

入朝孝祖委妻子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即日還建
康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倉楚壯
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初宋主
遣畢眾敬請兗州募人至是薛安都以眾敬行兗州
事使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
宋分兵討豫州會稽

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
宋主親總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佑為豫州刺史
督劉劬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沈懷明
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
弟多已附覲宋主因送軍論之曰朕方務德簡刑使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
慮也眾於是大悅凡叛人親黨在建康者居職如故
宋太后路氏殂
太后延宋主置酒進毒宋主知
之即以其危上壽是日太后殂
二月

宋臺軍克義興
孔顓遣其將軍晉陵部陳甚盛沈懷
明等不敢進咸勸巴陵王休若退保

破岡休若宣令敢言退者斬衆乃小定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風降散至國山遇東軍擊破之斬其將進逼義興劉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圍與相持庾業於長塘築城與延熙相應會宋主復遣督護任農夫至業城未合攻破走之收其船仗向義興助喜攻郡克之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

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渾專權多跋丕告其謀反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宋臺**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軍克晉陵吳興吳郡沈懷明等與東軍相持久不決道隆至晉陵東軍五城相連城猶未固道隆謂諸將曰此城未固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乃帥所領急攻拔之斬其將乘勝進擊東軍敗走遂克晉陵孔瓌時屯吳興南亭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

宋主以四郡既平乃留喜使統諸將擊會稽召張永擊彭城江方興擊尋陽

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吳喜任引兵向會稽破其兵取西陵斬庾業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孔瓌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綬封府庫以待喜晏入城殺綬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獲孔瓌及覲殺瓌謂覲曰此事孔瓌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乃并斬之顧琛等詣喜歸罪喜皆宥之送子房建康

三月宋臺軍敗于赭圻殷孝祖死沈攸貶松滋侯

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鄧琬鄙閭貪吝賣官鬻爵

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中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等萬人為前鋒據赭圻冲之啓子勛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泐流直取白下願速遣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二萬人俱下亮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治由是入人情乖離沈攸

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代為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統自十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諸軍主或尤攸之攸之曰吾本欲共濟艱難以安國活家豈計名位之升降而自惜同異哉明日方興帥諸軍進戰大破南軍拔胡白二城詔以攸之督前鋒陶亮大懼召沖之還鵠尾留薛常寶守赭圻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眾莫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眾十餘萬屯鵠尾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顧吳喜亦帥所宋斷新錢專用古錢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

胡以囊米繫流查及船腹而覆之順風流下以餉常寶攸之疑有異遣人取之大得囊米胡又陸運餉之攸之邀擊胡被創走常寶惶懼走還攸之遂拔赭圻建安王休仁進屯之胡等兵猶盛宋主遣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五月宋臺軍圍壽陽使劉順督諸將據宛唐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倫不可順不能獨進乃止勛營既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安國曰順精甲八千而我眾不能居半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圖今可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而走矣勛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使從間道抄之斬其前行五百人叔寶棄米走五月順眾潰走於是勛鼓行向壽陽與諸軍分管城外諸山宋主遣人齎詔宥琰罪琰與叔寶欲降而眾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為武都王心不一復嬰城固守

初武都王楊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簡自立屯葭
盧費欣壽至巴東巴東人斬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
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八月宋臺軍克
使以聞宋主乃以僧嗣為武都王
江州殺子勛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
不戎服談義賦詩不撫諸將劉胡以南運未至就顛
借米顛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於濃湖
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
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竒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
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竒
也錢溪江岍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必泊岍
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
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為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
百配之興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笑曰我
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
為之備一夕四更風便興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
遣兵追之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
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
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

易盡盛易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
世命任農夫等帥壯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建安
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攸之等攻濃湖以分胡兵
勢胡果欲更攻興世未至顛遽追之城乃得立胡遣
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若然萬人中應有一
人得還此必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
得妄動捷報尋至攸之以所獲耳鼻示濃湖顛大駭
懼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
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關若步
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
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
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顛怒胡不戰
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
三十萬斛錢穀數十舸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
不敢進興世遣兵擊而虜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
遁去顛亦走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顛至鵲
頭為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
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
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
以求活邪因呼酒伏發斬琬單舸齎首詣休仁降蔡

道行考故事
陸

那之子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勛攸之諸軍至
 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子業之世衣冠懼禍咸欲
 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
 見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荆郢雍湘豫章平餘寇
 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冬十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柳元佑兖州畢衆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所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

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
 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常
 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立子昱爲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魏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魏將
軍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兖州刺史畢衆敬降魏師
魏遣將軍尉元孔伯恭等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宋兖州刺史申纂守無鹽詐降於元元受而陰爲之備及師至纂果閉門拒之畢衆敬以子爲建康所誅亦降於魏元遣將先據其城遂長驅而進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石未即入城博士鄭義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色甚不平不可不備石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魏遣建安王陸敵宣慰民有陷軍爲奴婢者赦悉免之新民

宋豫州平
劉劭圍壽陽戰無不捷以寬厚得乃悅衆心尋陽既平宋主使中書爲詔

諭殷琰蔡興宗曰叛亂既定是琰思過之日宜賜手
 詔以慰引之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之非所以速清
 方難也不從琰果疑勳之詐欲降於魏主簿夏侯詳
 曰今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靈便當歸身朝廷
 何可北面左任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
 之去就若遣使歸欵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
 乃使詳出見勳曰城中士民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
 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勳許諾
 琰乃出降勳悉加撫慰不戮一人約勒將士秋毫無
 犯壽陽人大悅魏軍將至聞琰已降乃掠義陽而去
宋益州平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諸郡叛之合兵
 弟惠基使成都赦惠開惠開乃降城圍亦解召還建
 康宋主問以舉兵狀對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宋
 主釋之 **宋僑立充徐青冀州** 兖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
 數百里累石為城高八九尺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魏取彭城** 宋張永沈攸之
 尉元至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管
 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夜

張永攻之不克元不禮於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
 元知之不果發乃重賂元等元使璨與安都守彭城
 自將擊張永絕其糧道

丁未 泰始三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

地宋張永等棄城夜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
 足斷者什七八尉元戮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
 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委棄
 資械不可勝計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
 甚永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宋由是失淮南北四州
 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
 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欵以致平定既乃賈其餘勇師
 出無名而長淮以北倏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
 矜不伐則二叛奚為而起哉 **魏東平王道符反長安伏誅** ○宋青

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
 行進據胸城會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暲走之眾心
 兇懼欲保郁州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討齊

之土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州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遂進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眾謂宜且堅壁伺隙懷珍曰今眾少糧竭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請降冀魏將軍慕容州刺史崔道固亦降宋主皆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

白曜侵宋青州取四城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王陵淮陽皆留兵戍之時申纂守無鹽劉休賓守梁鄒房崇吉守升城張謹守團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附魏魏遣將軍長孫陵慕容白曜等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士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

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

宋以蔡興宗為郢州刺史○魏取升城未房崇

城勝兵不過七百人魏慕容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忿其不降欲盡阮之參軍事韓麒麟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齊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度世聞門之內和而有禮百口怡怡豐儉同之○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於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煩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則宋人不敢窺淮北矣且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皆要地今先平之則青

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皆要地今先平之則青

冀諸州可不攻而克不然則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矣若天雨既降彼或運糧益眾規為進取則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未可猝拔也○宋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間詐之曰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吳喜請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攸之謂曰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即皆假以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往來也自是不復至攸之乃使軍主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

宋以袁粲為僕射○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為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

証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破虜煩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岍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垣崇祖亦自彭城犇朐山遂依蕭道成於淮陰劉僧嗣將部魏作大像高四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魏尉黃金六百斤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魏尉黃金六百斤

兵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依之至睢清口魏兵擊之眾潰還走淮陰委資械以萬計尉元以書喻宋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辛紹先為太守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宋宿豫戍將淮陽太守皆棄城走慕容容白曜進屯瑕丘宋將軍房法壽襲據盤陽以降白曜表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不下攻沈文秀於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拒守擊魏兵破魏主始親政事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

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人不許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宋主書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為臣若改前書事為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

十二月常珍奇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叛魏歸宋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二心劉劭復以書招之會魏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

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魏人攻之珍奇奔壽陽

戊申 魏皇興二年 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却

之斬其將闕于拔魏侵宋武津宋劉劭擊却之斬其將于都公闕于拔淮西民賈元友

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内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

去冬蹈藉王土今春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在謀言之甚易行之甚難

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蠶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乃止

宋東徐兖州降魏魏以尉元為徐州刺史魏尉元遣使說宋東徐州刺史張讜

讜以圍城降魏魏以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元又說宋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訢降之

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眾敬入朝以客禮待

二月魏拔宋歷城崔道固之封侯賜第資給甚厚

常珍奇犇宋○宋車騎大將軍王玄謨卒○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宋劉劭敗魏兵於許昌○魏以

李惠為征南大將軍馮熙為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冬十二月宋改

葬路太后義嘉之亂路太后暴殂既葬巫師復請發陵戮玄宮為厭勝至是改葬之宋以

道守書教堂

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

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

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運長並參預政事

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

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

中郎將馬士

至員外郎

西巳

宋

秦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魏皇興三年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

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

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

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

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宥之待為下客給惡衣

疏食既而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

盡入於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

白曜撫御

魏矣

安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旱饑重以青徐用兵

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

租之法等為三品上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

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宋以太尉盧江王禧為南

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豫州刺史

宋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盧江王

禧禧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謂之驢王徙

封廬江禕銜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禕車騎將

軍出鎮宣城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

夏五月魏置僧祇佛圖戶

魏徙青齊郡以居之沙門統

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

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諸

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供諸寺

掃灑並許之於是僧祇寺戶徧於州鎮矣

六月魏立

子宏為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

宋主又令有

有怨言詔免官爵遣

使持節節逼令自殺

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魏遣

使如宋脩好

自是信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

使歲通

使

使

使

使

使

使

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

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

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

揚州宋主以宋置三巴校尉先是三峽蠻獠歲為抄

休範代之鎮之又以孫謙為巴東建平太守勅募千

於白帝以鎮之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

為國費遂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皆慰諭不受

翁然懷之魏鮪金寶謙皆慰諭不受宋臨海賊起海

田流自稱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東土大震

宋泰始六年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間二年一

祭明堂宋納太子妃江氏宋納太子妃令百官皆獻

書宋主大怒封藥魏擊吐谷渾敗之夏六月宋以

賜死既而原之王景文為僕射揚州刺史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

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

方自多豈有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

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宋以南充刺

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道成在軍中久民

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

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

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宋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

主乃使道成復本任宋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

人柔然侵魏魏主自將擊敗之柔然侵魏魏主引羣

目辰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

深入糧運不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

摩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

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柔然大敗乘勝逐北降斬

數萬所獲馬仗不可勝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里時

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

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尚書

道行

以下罪狀者以所糾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
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
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闕望忠臣懈節求事簡
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
魏主魏殺其青州刺史慕容白曜初魏乙渾專政白
乃止魏殺其青州刺史慕容白曜初魏乙渾專政白
為憾魏殺其青州刺史慕容白曜初魏乙渾專政白
誅之魏殺其青州刺史慕容白曜初魏乙渾專政白

亥辛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

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魏高祖孝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

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
用有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
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戮
左右忤意往往剗斷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
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
枚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
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
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

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
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
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荆州帶甲十萬地
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
一身孰與賜劔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魏西部敕勒叛

討之不克○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晉平

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
之計運長等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
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
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
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
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
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
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更款
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
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宋以袁粲
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

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着黃
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
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
足與討事淵懼而從命

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

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
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

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
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沈約曰太祖之於

義康以呵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
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

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
遠矣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在原

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
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嬰狎疾惡

父兄前乘覆車後來併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
天而他入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晉

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
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

亦安 宋主殺其豫州都督吳喜
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宋主曰得諸賊

帥皆即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宋主以新立
功不問而心銜之至是以其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

能事幼主乃召入賜死又詔劉劭等曰喜輕
狡萬端苟取物情非忘其功勢不得已耳

道成為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

主上自以太子穉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
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與

方與卿等戮力耳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

太上皇帝
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

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

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

兄任成王子雲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
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

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
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慎也太尉源賀尚書陸截皆
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

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
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敬直臣必
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於太
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
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
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
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
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徙居北苑崇
光宮采椽土階國大事乃以聞又冬十月魏敕勒叛
建鹿野浮圖於苑中與禪僧居之
討破之魏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遣太尉源賀討之
屯漠南先是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
中乃罷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
健者三萬人築三城以處之宋人侵魏魏人擊却之
使三時務農冬則講武不從宋人侵魏魏人擊却之
宋主命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
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魏人擊却之
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
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

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
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愿徐去無異容宋主暴品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
對弈抗給曰皇帝飛基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好之
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
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

宋泰豫元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河北降魏

桓誕擁沔北入萬餘落降魏自云桓玄之子魏以為
東荆州刺史使起部郎韋珍與誕安集新民區處諸
事皆得二月柔然侵魏魏擊走之○宋殺其揚州刺
其所

史江安侯王景文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

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而權抗人主
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
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
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

文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棊
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歛子納奩畢徐
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怒曰大
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
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落致謝飲
藥而卒謚曰懿侯宋主又嘗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
劉惜反既寤遣夏四月宋主彧殂太子昱立宋主病
人就郡殺之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劭為右僕射
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
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
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乘
政承奢後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宋以安成王
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秋七月宋以沈
準為揚州刺史子而太宗以為已子秋七月宋以沈
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宋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
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道隆每詣
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攸之自

以材略過人陰畜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以自
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部勒嚴整重賦斂以
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羈留商旅蔽匿亡命
所部逃亡窮迫必得而後止舉措專恣不復承用符
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
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外戶不閉八月宋
中書監樂安公蔡興宗卒宣穆冬十月柔然侵魏魏

擊走之○宋以劉秉為僕射乘和弱無幹能以宗

以阮佃夫為給事中佃夫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為

眾不魏制小祀勿用牲五魏有司奏諸祠祀一千七百

敢執魏制小祀勿用牲五魏有司奏諸祠祀一千七百

上皇惡其多殺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

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
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

道守善文堂

丑癸

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魏

起不居極堂
道金編目卷三

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二月宋以

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宋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

末得免於禍及是自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

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

下士遠近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

之備會夏口闕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

始四歲宋主之弟也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留使

自太狀徑去休範大怒密與公吐谷渾寇魏魏遣兵

討降之○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秋七

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戶收絹一匹綿冬十月武都

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宋尚書令袁粲以母

喪去職詔以衛軍將十二月朔日食○柔然侵魏○

魏州鎮十一米旱

元徽二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

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休範反帥眾二

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

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

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

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

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

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

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成石頭

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

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眾攻新亭道成拒戰

移時外勢愈盛眾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

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

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

身刃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

者棄首於冰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

道守善堂

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驟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會丁文豪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驟遂北趣之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勔戰敗死黑驟等乘勝度淮道隆走還黑驟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頭之眾皆潰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災眚之來避何可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東山罷遣部曲蕭道成謂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褚淵弟澄為撫軍長史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門出降宮省恒擾眾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

不能綴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驟文豪皆斬之進

克東府餘黨悉平柔然遣使如宋○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

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宋荊州刺史沈攸之

等攻江州克之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

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鄴湘雍魏罷門房之誅魏詔曰

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魏罷門房之誅魏詔曰

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

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

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

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至

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

違則彈詰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

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太上曰滯獄

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

故智者以囚圍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

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

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

故自延興以秋七月柔然寇魏敦煌柔然寇魏敦煌後不復有救秋七月柔然寇魏敦煌尉多疾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僻遠介居二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徙之涼州羣臣皆以為然給事中韓秀曰敦煌雖逼強寇然人習戰鬥足以自全而能隔闕二虜使不得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感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餘里防邏甚難二虜交通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重遷或招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九月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丹楊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為開門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慚乃以蘊為湘州刺史

冬十一月宋主冠初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魏建安王陸敵卒諡曰貞

乙卯 元徽三年 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

事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荆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夏六月魏初禁殺牛馬○宋南徐迹皆密白道成

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有罪奪官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好學禮士由是

有美譽太宗特愛之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宋主凶狂失德朝野皆屬心焉楊運長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人或告之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等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丙辰 元徽四年 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

以王叡為尚書令

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為相州刺史受賂為人所告敷掩蔽

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亦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疎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其可以得免訢謂其婿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今詢其弟敷陰事可得也訢從之令范擲列敷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
上怒遂誅敷亦訢得減死論未幾復為尚書馮太后出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鳩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顯祖附廟執事之官故事皆賜爵祕書令程駿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為長世之法乎太后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徇故事而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嗜嗇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宦者王琚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尚書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

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戲輩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笞箠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

令○秋七月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楊

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參軍殷繭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將軍黃回等皆與通謀至是羽林監垣柢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口起兵楊阮遣將軍任農夫及黃回等將水軍以討之蕭道成知回有異志又命將軍李安民等與之偕回不得發遂拔京口擒景素斬之黨與皆伏誅

丁巳年 宋順帝 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

春正月魏略陽氏作亂二月討平

之○三月魏以東陽王丕為司徒○秋七月宋中領

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

書事 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
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
息不保既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殺太
后數訓戒昱昱欲酖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書
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
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
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
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
默然功曹紀僧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
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
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青冀刺史劉善明日宋氏
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
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道成乃止越
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
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
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
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勿其首奉伯袖之稱救
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
出敬則等從之宮殿中間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

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
何以斷之秉未荅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
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
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
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
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
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棄出逢從弟
韞問曰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
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廢
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
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
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
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
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
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
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
圖之即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
日受命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
更定律令○宋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冬

十月武都王楊文度襲魏仇池陷之○魏殺其徐州

刺史李訢訢事顯祖為尚書信用范擿訢弟瑛諫曰

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不

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士黑恨

之寢食為之衰少踰年復入領選白馮太后稱訢專

恣出為徐州擿知太后怨訢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

至問狀引擿證之訢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擿曰

受公恩何如公於李敷公忍之於敷擿何為不忍於

公訢慨然歎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黑十一月魏

復於中構成其罪誅之然後寢食如故

懷州亂討平之魏懷州民伊祁首作亂馮熙討滅之

黨盡已梟夷城中豈無忠良仁信之士奈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

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

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然亦未暇舉兵張敬兒與攸

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問攘兵攘兵寄

敬兒馬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有素書十數行

常韜在柄橙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將舉兵其妾崔

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柳襜角示

之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同舉兵

敬兒斬其使他鎮亦懷兩端攸之遣道成書以為少

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

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

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

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遭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至是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犇石頭粲驚曰何

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走歎曰事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乘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閒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裴子野曰袁景倩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致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沈攸之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

鄧城不克

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主簿宗嚴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鄧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

鄧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楊運長出守宣城於是太宗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隨之

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

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

通通耳目所奇事歸近習及規歡愠候慘舒動中主

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不得重曾不知

鼠憑社貴狐籍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

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魏拔葭蘆斬楊文度以其

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弟文弘為武都王○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道成

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

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

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有

威而無恩士卒解體搢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

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

州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包藏禍心於今十年

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事累旬遲回不進一則暗

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

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

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

宋昇平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

戊午

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

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

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

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

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

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散

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

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

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誅

其子孫攸之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

死初荆州參軍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

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降榮曰受

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

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

道平善故也

通鑑綱目卷之三

晉

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
 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榮曰與
 邊公周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人以告敬兒曰
 求死甚易何為不許乃先殺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
 不垂泣蕭道成還鎮東府以其子蹟為江州刺史嶷
 為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
 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
 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
 之

夏四月宋蕭道成殺南兖州刺史黃回

回不樂在郢州固求

南兖遂帥部曲輒還因改授之蕭道成以回終
 為禍亂召入東府殺之以蕭映行南兖州事

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昏偶以違制論

○秋八月宋

禁公私奢侈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雕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

偽雜物凡十七條

宋以蕭蹟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九月朔日食○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

禮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

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之子也王儉知其旨他日請

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彩內和儉因曰

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宋氏失

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

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

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

直絕禮羣后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

成造褚淵款言移畧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授始爾

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達

耳即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還曰

褚公不從奈何道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

節還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冬十月宋以蕭映為南兖州刺史蕭晃為豫州

刺史○十二月魏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

禮

惠李夫人之父也馮太后忌之誣以南叛殺之太后以猜疑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宋定音樂尚書令王僧虔奏朝廷以宮縣合和惜之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滯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從之魏以高允為中書監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春正月宋以

蕭疑為荊州刺史蕭贖為僕射○宋以謝朓為侍中

大傅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勤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為侍中更以三月朔日食○宋蕭道成自為相國王儉為左長史

封齊公加九錫以十郡為齊國官齊公道成殺宋臨

川王綽時楊運長為道成所殺綽義慶之子也以凌源令潘智與運長善遣人說之曰君先帝舊齊以王

儉為僕射宋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僕射

時年二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增封齊王道成

殺宋武陵王贊○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

王徙之丹楊以褚淵為司空宋主下詔禪位于齊而

入迎太后懼自帥闈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

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

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

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

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臆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臆稱疾臆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淵從弟焯謂淵子貴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楊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頴上表數齊主過惡挂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贖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齊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疑為揚州刺史○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

齊主以其子

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崔相思言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廢惰者遣還故郡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旁午公私勞擾聞喜公子良極陳其弊以為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之員外散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今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尋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魏罷候官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賊不列輕罪山湖魏罷候官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

百八使人防邏街術執喧鬪者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

而巳自是吏民始安其業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

差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

也淵儉母皆宋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或

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斡入殺王以疾

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齊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齊主

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魏葭蘆

犯邊鄙壽陽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魏葭蘆

鎮主楊廣香降齊○齊立世子蹟為太子諸子皆封

王○秋九月魏隴西王源賀卒宣謚曰冬十月齊以王

玄邈為梁州刺史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氏寇梁

王玄邈代柏年詔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

柏年計未決左衛帥胡諧之嘗就伯年求馬不得諧

於齊主曰柏年欲據梁州齊主使南郡王長懋誘柏

年殺之烏奴叛引兵為寇玄邈誘擊破之初玄邈

為青州刺史齊主在淮陰為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

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

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不

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荅書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

直過至建康啓太宗稱道成有異志及齊主為驃騎

引為司馬玄邈甚懼齊主待之如初賞叔安忠正欲

用為梁州魏遣梁郡王嘉奉丹楊王劉昶以伐齊遣

會病卒魏遣梁郡王嘉奉丹楊王劉昶以伐齊遣

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魏使高允議定律令是歲

-5 265 35 910" data-label="Text">

舊業世昨江南稱藩于魏魏使高允議定律令是歲

申庚

齊建元二年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魏梁

附于魏居白狼水東契丹入附于魏契丹莫

綿縑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契丹入附于魏契丹莫

魏

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

齊檢定民籍 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數魏師退走

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名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

齊置巴州 齊以羣蠻數為叛亂分荆益縣同科從之

置巴州以鎮之是時齊境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

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

十縣千四百八十五

兄道生之子也早孤

夏五月齊立建康都牆 自晉以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至是改立都牆齊主又以建康居民外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秋齊甬城汝南降魏 ○九月朔日食 ○柔然遣使如齊 ○魏

攻朐山齊人擊敗之 魏梁郡王嘉圍朐山戍主玄元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

冬十月齊以何戢為吏部尚書 齊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戢則入座遂有三貂帖以驍

魏徐兗州民作亂遣兵討之 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推司馬明之為主魏遣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尉元薛虎子等討之

丹楊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
救疾實行寃暴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
診遠縣家人省視
然後處治從之
齊以楊後起為武都王後起難當

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

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作如此舉止

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踈撰宋書譏斥禪代

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

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

目見宋明帝太子魏封尚書令王叡為中山王叡既

笑曰沈率醉矣置王官二十二人皆嘗

時名士又拜叡妻為妃

辛酉齊建元三年春正月魏人圍甬城齊擊敗之魏人侵

圍軍主成買於甬城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等救

之買力戰而死盤龍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

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

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縈擾魏

數萬之眾莫敢退二月齊敗魏師于淮陽○魏沙門法

秀作亂伏誅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收掩

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狗

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王叡請誅

首惡宥其餘黨太后齊罷南蠻校尉官晉宋之際荆

從之所免千餘人州刺史多不

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刺荆湘始領

之嶷罷更以王奐為之奐辭曰西土戎熾之後夷毀

難復今又割撤大府制置偏校不足助實交能相弊

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眾勞務倍文案滋煩國計非

允遂夏五月鄧至羌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魏

罷之

尚書令王叡卒叡疾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贈謚立

舊縗經哭送者千餘人魏秋七月朔日食○齊遣使

主以叡子襲代為尚書令

如魏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靈誕聞

齊受禪謂魏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

通鑑綱目卷三

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南伐靈誕請為司馬不許魏宴羣臣置齊使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靈誕遂與忿置劉昶賂宋降人刺殺僧朗魏人厚送其喪并靈誕等南歸昭先白其語靈誕下獄死九月魏徐兗州平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魏尉元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皆平以虎子為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表言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且耕且守不致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主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下邳太守以贓汗為虎子所案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詔二人皆賜死吐谷渾王拾寅卒子度易侯立○魏新律成凡八百三十

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

王齊

建元四年

春三月齊以張緒為國子祭酒

置學生二百人

齊主道成殂太子蹟立

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高帝沈

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按有伺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嶷為太尉○魏罷虎圈

魏主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貢

夏六月齊立子長懋

為太子○秋齊南康公褚淵卒

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

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身

齊罷國子學

以國哀故也

魏以李崇為荆

州刺史

魏以荆州巴氏擾亂以李崇為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

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徙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冬十一月魏主始親祀七廟魏主將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癸亥

齊世祖武帝臨水明

春齊復郡縣官田秩遷代以小

滿為限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

滿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

夏四月齊殺其尚

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之為太子也自以皆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以啓聞太祖

怒命檢校東宮宣敕詰責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太祖怒不解王敬則扣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之因宣旨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之豫州刺史垣崇祖亦不親附太子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齊主至是齊主誣崇祖招結江北

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江北閏月魏子恂生魏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之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兒意欲無限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蠻中疑有異志會齊主於華林園設齋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北諮議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楊尹李安民曰性年殺韓信今年殺秋七月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收付廷尉賜死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初齊主以侍中王僧

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

虔為光祿大夫開府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

虔為光祿大夫開府

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初齊主以侍中王僧

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冬十月癸惑逆行入太微齊有司請禳之齊如其言以文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齊遣將軍劉縝如魏至魏馬太后遂十二月朔日食○魏始禁同姓為昏○魏私幸之

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

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

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漸懼而退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七

